

弘扬优良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中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

主讲人：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编者按：4月30日，我区邀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干部集中学习，作了主题为“中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的专题报告，受到与会者普遍好评。应广大党员干部要求，本报分两期转载《江西日报》刊发的有关报告内容。

金一南：

江西永丰人，现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2007年当选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2010年当选为“中华文化人物”。著作《苦难辉煌》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习近平总书记曾对该书进行过推荐。2012年出版的《浴血荣光》，入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双百”出版工程首批重点出版物。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了，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太多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

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

民族到了危急存亡的边缘

近代中国人曾经拥有的梦想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但是很多人忘记了我们从什么样的路走来的。我们来看看，近代中国人曾经的梦想：

林语堂：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出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顾颉刚：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

施蛰存：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罗文干：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政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

这些梦想的年代并不遥远，仅仅在七八十年前。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在梦想什么？民族到了危急存亡的边缘，从制度到社会习性、到人的精神面貌，让有志气、有思想的中国人忧心忡忡。

那样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

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胸中的主

义，为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身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

李大钊就义时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探索工农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朱德30岁成为护国名将。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起义。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聂耳不到23岁就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直到今天，只要一奏响，所有中国人都会肃立。寻淮洲刚满21岁就担任红军军团长……韩三平拍完《建党伟业》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整个《建党伟业》拍摄过程中，一句话始终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几乎无人看好这个新生的政党当时中国社会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政治组织宣告成立，和每天解散的一样多，全国有300多个党派都宣称救国救民。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刚满19岁的刘仁静。1983年，刘仁静作为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幸存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老人说：谁都没有想到那会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我之所以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就因为李大钊去不成，北京小组空出一个名额。邓中夏要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去不了。另外一位资深人物要参加工人座谈会，也没有时间，于是，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我头上了。

从中共一大代表的走向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长之艰难：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自动脱党和被开除出党的超过半数。还有牺牲，1925年王尽美牺牲，1931年邓恩铭牺牲，1935年何叔衡牺牲，1943年陈潭秋牺牲……最后，13名代表中，真正走到胜利的只有两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

中国人的世界眼光，是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冲突与战争中熬炼成的

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无不与纷繁复杂的国际变局相联系。林则徐是中国人当中“睁开眼睛看世界之第一人”，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大英帝国凭借坚船利炮的鸦片贸易，是令国人铭心刻骨的鸦片战争。应该说，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就是近代以来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不尽的冲突与战争中熬炼成的。如同今天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样，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与东方的命运、世界的命运早已紧紧相连，不可分割。最显著的表现，就是20世纪在世界东方，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股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的猛烈碰撞。从工农武装割据、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皆是这四大力量强烈挤压碰撞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以法西斯主义，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一场舍生忘死的激烈残酷较量。各方之间斗争局面极为复杂，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策略转换也极其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都在冲突与较量中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痕。中国革命史是一部万水千山一般恢宏壮阔的历史史诗。

中国革命胜利不是来自天赐机缘 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最为鲜活的灵魂

有一个问题长久盘旋于我的脑际：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20多年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力量真谛在哪里？我不断设问、辩论和反驳。我只想真实、客观地去展现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所具有的力量和这个力量的来源。随着接触资料越来越多，越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来自神的赋予，而是来自人的奋斗。不是来自天赐机缘，而是来自千千万万人的英勇献身。

例如我们常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描述一生中打过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描述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真正了解了那段经历，你就会明白：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曲折前进的，伟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

如果有人要问：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于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在中国社会，它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力量，而它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世界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是因为拥有一批具有强烈的历史自觉的党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须讳言，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过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国民党得到的比共产党要多得多。而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获得了政治独立，更获得了经济独立。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在最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是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自主的基础。

所以中国革命具有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富裕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如果不产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而如果不分散到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红色政权便无法获得充足的给养，红色武装也无法获得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自觉，就是从来不曾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曾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种种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

毛、朱、周等领导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运气”。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对中国国情深切了解；朱德必胜的革命信念，坚决的斗争精神；周恩来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使共产党获得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他们凭借他们强烈的历史自觉，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历史和谐。（未完待续）